

伍泽生
最凄美的都市
爱情小说

没有对城市变化的重笔浓墨，

却摸到了都市日新月异快速向前发展的脉搏；

没有山盟海誓你死我活的浪漫爱情，

却有震撼人心让人怆然泪下的时代都市恋歌；

没有车间流水线的大汗淋漓，

却看到了生活的不易和坚定又艰辛的足迹；

没有全面阐述所有都市男女的生活和情感，

却能让每一个在都市里的外乡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都市 外乡人

DU SHI
WAI XIANG REN

伍泽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都市

DU SHI
WAI XIANG REN

外乡人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外乡人 / 伍泽生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34-5398-4

I. ①都…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1162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有 森 董满强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25 字数: 321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dashuowanzhuangren

序

这几年，我编读过很多小说，也见过很多的作者。但接到《都市外乡人》这部书稿的时候，眼前为之一亮，好像自己在这生活奋斗了许多年的大都市里，突然遇到了一群来自家乡的邻家小妹。她们的故事，她们的经历，她们对梦想的寻找和对幸福的追求，一下子就敲开了我的心扉。因为，她们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身边那样的熟悉，因为，她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里却有着相同的向往，因为，我们都是外乡人。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了于雪、王艳、陈娟等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大都市广州追求、奋斗、拼搏乃至挣扎的经历。她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却有着对幸福、快乐和自由的不同理解，她们在都市外乡人的舞台上用自己的表演形式倾情展示了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她们的生活遭遇和人生经历像一幕幕让人警醒和深思的现代都市话剧，她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自然而真实的生活画卷，她们用自己的声音奏响了一曲让我们欣赏和感叹的时代乐章。

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阅历极其丰富、对生活和人生有着敏锐感观的

人，是一个洞察世事的人，也是一个极具文学功底的人。他从普通人的故事里，用文学的形式让我们享受到了一席丰富的文化大餐。故事以大都市广州为背景，以几个年轻的外乡人为主要人物，作品没有对城市变化的重笔浓墨，却让我们摸到了都市日新月异快速向前发展的脉搏；没有山盟海誓你死我活的浪漫爱情，也没有花前月下甜蜜相拥的温馨场景，却有震撼人心让人怆然泪下的时代都市恋歌；没有赤裸裸的肉欲放纵，也没有床上性爱的大胆描写，却能唤起人类原始的冲动令人浮想联翩心驰荡漾；没有车间流水线的大汗淋漓，也没有白领工作的枯燥无味，却看到了生活的不易和坚定又艰辛的足迹；没有触及现代官场的任何情节讲述，也没有对贪得无厌的强权者的直接描写，却有无耻贪腐者的嘴脸和下场；没有商海的惊涛骇浪，却能使人感受到商企人士在狂风骤雨下的艰难和苦痛；没有全面铺陈所有都市男女的生活和情感，却能让每一个在都市里的外乡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作者除了用他独特的视角和眼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亲切、真实和优美的生活画面，更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从而对幸福和快乐有了相对正确的理解。他用典型的人物在没有人情冷暖的都市里演绎了人性和良知的逐渐丧失，在不相信眼泪和爱情的时代，被欺骗的善良、毫无价值的尊严、出卖的灵魂和难以找到但又真切存在的真爱，使他的故事丰满而富有立体感。他相当理性而委婉地让我们感受到了身边正在渐渐丧失的传统和文明，他用生活的认知和感观对现代都市男女的思想和灵魂进行了真诚的唤醒和引导。不可否认，这是一部让人反思和感叹的极具时代正能量的现代小说。

故事最后，主人翁于雪得了绝症，临上手术台的时候，和她在一起的“老男人”卜祥志问她：“你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于雪想了想，说：“没有与一个好男人真正地谈一次恋爱。”卜祥志再问：“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于雪说：“我从没穿过婚纱，想找一个心爱的男人穿上婚纱，做一回幸福的新娘，然后白头偕老。”卜祥志又问第三个问题：“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于雪说：“找到一个好男人，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女人，她希望有甜蜜的爱情，她渴望美满的婚姻，她梦想找个好男人，然后白头偕老，但在于雪和王艳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以往难以感受到的东西……

作者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也许是他的经历过于丰富，也许是他的笔法过于娴熟，也许是他的文学功底过于扎实，那么多情节曲折的故事，听他娓娓道来，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舒有卷，有起有落，犹如身边熟悉的身影，在我们的紧张和舒缓中飘然而过。

读到结尾处，我甚至在想，这部小说，恰似一本小场景的“现代红楼”，一样的追求，一样的幻灭。当然，它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反思和回味。

在都市外乡人的舞台上，如果你涉世不深正欲上场，可读此书；如果你眼花缭乱正在伴舞，可读此书；如果你迷惘徘徊心神不定，可读此书；如果你隆重登场挥戈跃马，可读此书；如果你深谙世故正要退场，可读此书……这里，你能找到引发你激情的脚印；这里，你能听到让你止步的警钟；这里，你能看清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方向；这里，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和自由。

很少作序，承好友错爱唯有硬着头皮应承。为书序，古贤皆有所忌，况我等未登大雅之凡夫。肤浅之识实不敢阔论，深怕遭人贻笑，唯有如实略谈浅见，权为序。

吴光利

2014年9月12日

目 录

序 / 001

引 子 / 001

第一章 / 002

第二章 / 036

第三章 / 067

第四章 / 102

第五章 / 137

第六章 / 172

第七章 / 211

第八章 / 246

第九章 / 276

引 子

当历史的时针转到 2000 年时，广州，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正在以世人无法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和崛起。它如同一个被人们公开发现的阿里巴巴山洞，吸引和呼唤着国土上那追求幸福心存梦想的人们。

生活难以为继者、收入不满现状者、工作怀才不遇者、梦想难以实现者、环境难以容身者，崛起的大都市，成了他们摆脱困境重新开始的梦幻天堂，成了他们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理想圣地，成了他们人尽其才施展才华的绚丽舞台，成了他们忘却苦痛躲避忧伤的人生避风港，成了他们换一种生活方式重新开始的起点，成了他们人生之路受挫后新的拐角。

他们平凡但具代表，他们普通但具典型。

故事就从这一年开始……

第一章

1

今天，是于雪进入雅泽影像公司上班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五点三十分，于雪从自己的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她收拾了一下台面的东西，环视了一下办公室，看看还有什么要收拾的，然后准备下班。

办公室不大，一套会客的大沙发和三张办公桌，正中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是老板欧阳震华的，不过于雪来了两个月也没见欧阳震华真正坐过，偶尔过来也是陪重要客户前来看看样品。现在于雪才明白那只是摆设而已，因为欧阳震华真正的办公室在位于花都的工厂里。另一张是业务经理冯浩的，还有一张于雪没来前是老板娘林豆豆的，自从林豆豆生下女儿点点后，老板欧阳震华决定不再让老婆上班工作了，于是，两个月前于雪在老板欧阳震华的亲自面试后进入了这家公司，负责展厅及办公室清洁卫生和客户接待，还有对厂里传过来的数据进行各种统计，月底制成报表上呈给老板欧阳震华。所以，办公室基本上是由于雪和经理冯浩两个人上班。

于雪看了看没什么要收拾的，便对一旁靠在办公椅上发呆的经理冯浩说了声“走了，下班了”。

经理冯浩抬起头看着要往外走的于雪，说：“要不我请你吃饭？”

于雪对冯浩这说了无数次的礼貌而客气的话语，微笑着回答：“下次吧。”然后自己慢慢地走出了办公室。

于雪来公司上班已经两个月了，与经理冯浩那种刚来时的陌生感也渐渐地消失了，通过上班没事时冯浩没话找话地聊天，两个人也慢慢地变熟了。所以，下班时只要冯浩在办公室，便会邀请于雪吃饭，但每次都被于雪礼貌地拒绝了。

雅泽影像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133总站旁一栋八层楼房里的五楼，整栋楼除了一楼是一家中型酒楼，楼上各层全部是租赁的各种大小公司。雅泽影像公司是去年老板欧阳震华根据厂里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各地客户的需要而设立的，租赁面积约一百多平方，装修后隔成两间。大的一间是展示厅，摆放的是自己工厂生产的各种影像机和时下盛行的各种型号的影碟机；小的一间是办公室，也就是接待客户和洽谈生意的。公司的设立主要是方便全国各地的广大客商进入广州后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新的产品，不用去厂里来回颠簸。

于雪走出办公楼，上了133路公交车，这里离她租住的单人宿舍有四站路。由于公司不提供食宿，于雪只好在进入公司前花了一天时间，用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钱的价格租了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楼层共用厕所和厨房的单人宿舍。

于雪每天这样往返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今天是她心情最好的一天，因为她领到了她来广州的第一份工资——一千五百块钱。由于公司规定要扣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所以于雪必须工作两个月后才能领取工资，今天她终于领到了她渴求已久的工资。这对于雪来说，一个多月的艰难等待总算过去了，以后每个月都可以在月底领到工资了。

于雪出生在贵州边远山区一个叫雍那的小县城里。父亲是为国家做了三十五年贡献的企业工人，由于体制改革，还没到退休年龄便失业下岗了；母亲是县委干部，官至县妇联副主席，去年因身体原因退了下来，于是申请了病退。于雪还有一个长她三岁的姐姐于梅，一家四口住在县城县委家属大院分给母亲的那套一百二十平方的平房里。于雪十八岁高中毕业进入部队，二十二岁回到小县城，凭着母亲的关系和她自身的相

貌条件和身材优势进了县新华书店，成了一名仓库管理员。一年不到，不知真假地传出了她和书店经理的风流韵事。于是，她在小县城的行踪经常被书店经理的老婆跟踪，调到办公室的事也化了泡影。于雪决定不再去书店上班了，回家睡了好些天，母亲在指责一番后又欠了不少人情把她弄到了县城一家派出所，成了一名实习户籍警察。谁知实习期没过，于雪又传出与派出所副所长关系暧昧，并被副所长老婆在县城一饭店内发现行踪。这副所长老婆乃副县长的女儿，面对房间里相对而坐的两个人，她抬手打了副所长两耳光，转身抓破了于雪那红润丰腴的双脸……十天后，于雪从父亲手里接过五百块钱和他老朋友女儿王艳的地址，带着简单的行囊一个人悄悄地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广州。

十来分钟后，于雪走下133路公交车，她走进一条小巷，熟悉地穿过这一条条迷宫一样的胡同。这里是外来人的集居地，密集的一栋栋楼房里，每一层都是房主改装后变成的大小不一价格不等的廉价出租房，而他们自己则住到了幽雅清静的各式花园小区或者各种别墅。于雪来广州两个月了，所有的一切对她来说还是像来时一样的陌生，唯有这条要走十多分钟的迷宫胡同她非常熟悉，一天五六次的进进出出让她熟悉和了解了这里的方位和地形。

错综复杂的小胡同本来就窄，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涌入，一到上下班时间，两边各种地摊儿买卖和小士多店小食店便多了起来，那些急急穿梭的人流如同乡下的集市，自行车的铃声和地摊儿边的吆喝声冲刷着耳膜。

于雪上宿舍楼前在那家贵州人开的有贵州风味的小食店里破例打包了一个八块钱的快餐，她提在手上走进了自己单租的位于五楼的宿舍。楼内的楼梯间是后来改建的，为了节省面积，窄小而陡峭的楼梯间只能容一个人上下，特别是沿级而上如同登山般费劲，如果碰到有人上下，要么上去的人在下面转角处等，要么下来的人在上面转角处等。于雪提着盒饭上到五楼，打开门进了属于她的天地，七平方米的面积里除了一张小铁床和一个小木柜什么也没有。于雪感到有些饿，她打开快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于雪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快餐了，也许是真的饿了，也许是今天心情好，一会儿工夫就把快餐吃得一粒不剩。木柜上那台住进来时买的三十五块钱的风扇尽管喘着粗气急速地运转，但好像没有任何作用，

吹出来的还是带有热气的阵阵热风。一身汗流的于雪脱下外面带有公司标志的蓝色白领工装，换上她在雍那小县城还算时髦的连衣裙，提着水桶拿着毛巾走到走廊边共用的冲凉房舒服地冲洗了一遍。走出来时，于雪碰到了住在隔壁的操四川口音扫马路的一对夫妻，正下班一前一后有说有笑地走上楼来，她看到男的肩膀上扛着半旧的自行车，女的提着刚买的菜，两个人脸色疲倦却满脸的幸福笑容。于雪见那男的在窄小的走廊上把自行车从肩膀上放下后挂到走廊边的铁防盗网上，然后小心地锁好。于雪微笑着向两个人点点头，算是和天天见面的邻居打过了招呼。

于雪返回房间放下东西，锁好门便下了楼。又花十来分钟穿过那六条长短不一喧嚷又脏乱的胡同，走过马路来到了一家规模不是很大的小区居民市场。

于雪每天下了班吃点东西都会来这里找王艳，王艳在这市场里租赁了一个五平方米的摊位卖蔬菜，她是于雪来广州后唯一的朋友和老乡。由于傍晚六点左右是下班期，市场的生意也是最好的时候，寂寞无比的于雪都会过来和王艳聊聊天帮帮手。

王艳的父亲是于雪父亲在单位上最好的同事和朋友，读书的时候王艳经常跟着父亲来于雪家吃饭，于雪经常听父亲说他在单位几十年就交了这一个好朋友，比亲兄弟还好。王艳比于雪大五岁，王艳高中毕业来广州时于雪还在读初中，后来于雪去了部队之后，两个人就没再见过面了。于雪退伍在小县城书店和派出所上班闹出一些事后，敦厚朴实了一辈子的父亲看着整天睡在家里的于雪心里不是滋味，把从王艳父亲那里抄来的王艳的地址和五百块钱万分心痛地放在了于雪的手上，让她到广州找王艳，或许在这大都市里能有所发展。于雪了解父亲的苦心，拿着钱和王艳的地址第二天便来到了广州。下车后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了这个穗园花园小区对面的小市场，当于雪第一眼见到王艳和王艳所处的环境后，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雍那县城传说在这边赚大钱的王艳，这又脏又乱的小菜摊儿便是王艳赚大钱的地方。

两个人虽然几年没见了，但于雪从父亲那里经常了解到王艳的一些情况和信息。早些年在父亲三百多人的矿区单位里，王艳的家是单位有名的贫困户。王艳的母亲是农村人没有工作而且体弱多病；两个哥哥一个智商不足木纳有余，三十岁了还孑然一身，靠着那台二手摩托车在县城载客；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二十八岁了还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家

五口挤住在父亲矿区单位那一百平方米的平房里。王艳高中读到第二年时，实在无法忍受父亲整天的愁眉苦脸、母亲卧在床上的长吁短叹，还有对外人对两个哥哥的无端指责，祈求父亲向于雪的父亲借了三百块钱，在自己刚满十七岁那年的一个秋天一个人来到了广州。王艳来广州第六年，王艳的父亲在雍那县城最好的小区一次买了三套大住房，两个哥哥一人一套并相继娶妻成家，艰辛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搬离了矿区住进了小县城，王艳家变成了矿区一百多个下岗工人中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家庭……小小的雍那县城，王艳不是最早来广州的淘金者，也不是来广州淘金最多的淘金者，但可以肯定，每个淘金者的淘金路都无法复制，每个淘金者的身后都有一段不想让人知道和了解的艰辛故事。

于雪走进市场，市场不大，但由于是下班回家的高峰期，旁边小区和附近的人都是下班后买菜回家，所以小市场此时是一天人最多的时候。市场里人声喧嚣，各摊档里的各种味道充斥一起形成了一种只有市场才有的特殊怪味。于雪经过前面的肉食摊儿来到了后面的蔬菜摊儿，远远地她便看到了前面正忙碌不停的王艳。

王艳的蔬菜摊儿在市场的最后一排，她摊位的后面便是市场的后门，后门对着的便是这一带比较大的穗园花园小区。王艳这条卖蔬菜的摊儿约有五十米长，有二十几个摊位，但唯有她的摊位后面用木板搭了个小棚。于雪刚见到王艳时不明白，到了晚上才知道这木棚便是王艳的“家”，木棚里白天那张堆放蔬菜的台到了晚上便是王艳的床，床头除了一个大木箱和一个做饭的小煤气罐外，其余放的都是各种蔬菜。于雪刚来时就是在这放蔬菜的台上与王艳一起挤睡了四天，幸运的于雪在第三天向人才中介交了一百块钱之后，当天下午便被中介介绍进了雅泽影像公司，于是第四天于雪向王艳借了五百块钱租下了现在的宿舍。

于雪根本无法想象和难以相信，这就是小县城互相传说赚了很多钱的王艳，由于很多年没见，加上这些又是很敏感的话题，所以于雪也就不问。但王艳见到于雪后，心里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因为近几年她总是交代父母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地址，她知道父亲与于雪父亲的关系，现在于雪找来肯定也是遇到为难之事了，父亲才会告诉她自己的地址。于雪告诉王艳说自己在小县城非常压抑，想来广州找份工作换个环境换种心情，王艳说年轻女孩儿在广州真正找工作不难，难的是需要真正的工作。于是，几天时间两个人有空就聊聊两个人家里以前和小县城的

事……

于雪来到王艳摊儿前，对忙个不停的王艳点了点头后便开始帮她替客人装菜找零钱，两个人一起卖起了蔬菜。

忙乎了一阵后，于雪见没什么可帮手的便在木棚边坐了下来，她仔细地观察着王艳，觉得王艳身上有太多的谜团和疑惑。首先，王艳才刚到三十，相貌出众身材高挑体态丰腴，为何至今单身一人？如此好的自身条件又是高中学历为何偏偏选在这整天臭味熏人的市场卖菜？难道为母亲治病和两个哥哥娶媳妇还有家里那三套大住房就是靠这市场的小菜摊儿？她为什么不租房住而偏偏要住在这木棚里？仅仅是为了节省租房的租金？

于雪百思不得其解。

2

差不多晚上七点的时候，整个市场慢慢开始空荡起来，也变得安静起来。生意好的摊位已经收拾好回家了，不好的也在收拾准备回家，只有对面有几家卖副食的也住在店里亮着灯没有关门，剩下的都已经关门了。市场内变得有些空旷，顶部那两盏通宵都亮着的灯显得有些单调和昏暗。

王艳把极小部分没有卖出去的菜清理了一下，她告诉于雪说这些放在明天送来的新菜里夹着也能卖掉。然后清扫了一下摊位前后左右便问于雪是不是一起吃饭，于雪说今天吃得太饱了。

见于雪吃过了，王艳便说自己下午四点才吃饭现在也不想吃，便坐下来，从随身挂着的小包里把钱全部倒出来，开始整理那些上面带有各种味道和水渍的零钞。于雪看着地上那一堆一毛两毛五毛的零钞，心里就想着王艳在县城为家人买的三套大住房，她怎么也不相信王艳每天这一百多块钱的零钞与那三套大住房有什么关联。因为就凭每天这些零钞给王艳五十年恐怕也没有可能在雍那县城买下三套大住房。

王艳分类整理好各种面值的零钞，仔细地点了点，她舒心地告诉于雪说今天还不错，有一百零两块钱的收入，比昨天多了二十块钱。随后

拿出水桶毛巾去到市场内三百米远的公共厕所，于雪知道王艳是去冲凉，住在市场摊店里的几个人冲凉都是在厕所，自己刚来那几天也是每天在那里冲凉的。

不大会儿王艳便冲好回来了，于雪从包里拿出一千块钱递给王艳，说自己今天发了工资。这是于雪上个月租房和这个月生活费问王艳借的，王艳说不用急你先用着，等以后手头充裕了再给吧，说年轻女孩儿身上带点儿钱好些，说自己又不等这钱用，还说如果要买什么钱不够随时过来拿。

于雪说有就给你，要买什么不够了再过来拿，说着把钱塞到王艳手上。

王艳从里面搬出几块活动木板把小木棚锁上，小木棚其实没有小货柜车的车厢大，说锁上也只是装装样子，告诉人家主人不在而已。两个人并排着从市场后门走出了市场，在穗园花园小区门口的那间王艳每天晚上都要过来看电视的士多店，两个人找了一张台坐了下来。

王艳要了两瓶啤酒和一些小吃，两个人是酒乡边出生、酒桌旁长大的，后天的熏陶给了她们那里的人有如牛饮的海量，啤酒对王艳和于雪来说纯粹如同多剂量的饮料，两个人边喝啤酒边聊天边看着货架上的电视。由于王艳来市场租摊儿卖菜的时间有些年头儿了，而且又每天晚上没事就坐在这士多店看电视，所以附近的人都知道这市场里有一个单身挺漂亮的卖菜女人。特别是士多店老板，与王艳每天晚上闲聊彼此已经很熟了，如果哪晚王艳没过来坐他还会觉得奇怪和失落，甚至会跑进市场去看王艳在或者不在。

士多店的老板三十八九岁，是湖南人，叫陈五平，是一个憨厚质朴的农民。以前在山村乡下种地，六年前儿子生下后不久，他老婆难以忍受嫁给他后的贫穷，随村里姐妹一起来到了广州进厂打工。第一年每个月还有些许钱寄回家，第二年便一个人离开了和村里姐妹所在的工厂，从此失去联系和消息。村里的姐妹私下说是被一个来厂里订货的香港老头儿看中了，然后跟着那老头儿去了天河区那边的一家公司。于是，满心忧愤的陈五平发誓一定要找到老婆讨一个说法，第三年一开始便把两岁的儿子交给父母照看，自己弃农来到了这里。他找完了所有本镇在这边打工的亲戚和老乡，走遍了他们提供的有可能在的所有地方，但偌大天河区他如同大海捞针。为了能留在这里继续寻找，年底时在亲戚和老乡的资助下在这里转租了这家士多店，一边维持着家里的开销和年幼儿

子的费用，一边继续寻觅着妻子的身影和踪迹。他坚信妻子只要在这里总有一天会找到她的踪迹，就算找到妻子后她不肯与自己回家过日子，也要找到那蛇蝎心肠的女人给自己夫妻关系一个说法，给年幼的儿子一个交代。六年过去了，妻子还是杳无音信，自己户口簿婚姻状态还是写着已婚，陈五平这个种了十几年地的淳朴老实的农民抑制着自己的情感在都市灰暗的角落里日复一日地过着自己的下民生活。

士多店是一排简易的平房，这一排有十几间门面，除了陈五平的士多店，还有一些各种风味的小食店、美发店和桌球室。陈五平的士多店在中间，是一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前面是一个不大的货柜和一个货架，后面便放着一张铁床和一些做饭的生活用具，门口用铁皮搭了个小小的铁棚，摆了三张小台，专供晚上附近的外来打工工人喝啤酒饮料看看电视所用。前面是一条街道马路，马路那边便是穗园花园小区。

于雪和王艳相对坐在士多店铁棚下的一张小桌边，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喝着啤酒，于雪眼睛时不时地看着货柜电视上正在重播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她好像对剧中的赵小芸相当感兴趣，感觉到自己现在走的路就是沿着她的足迹在艰难前行。王艳则时不时地盯着马路对面穗园花园的大门，看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陈五平则一有空闲便走过来坐下与王艳聊上一会儿，一有人买东西便又跑了进去，于雪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已经很熟了，特别是陈五平对王艳的各种关心问话让她觉得他们关系还不错。于雪来广州的第三天晚上，王艳就对于雪轻描淡写地说了陈五平的生活不幸和人生遭遇，但于雪始终觉得他们两个人是时间长了熟悉而已，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其他想法或者故事发生。因为就她之前对王艳的了解和王艳现在的自身条件也是绝对不可能的，王艳刚过三十，一米六五的个儿，丰腴而漂亮，特别是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走到哪里也不会认为她是一个在市场摆摊儿卖菜的。

王艳十七岁孑然一身来到广州，至今已整整十二年了，来这市场摆摊儿卖菜已经三年多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把一个女人最宝贵最靓丽的青春放在了这气味难闻的菜摊儿上，把一个人一生最雄厚最值钱的资本放在那木棚里毫无声响又毫无悔意地慢慢消耗——她的脑海里有一段从未向人吐露的痛苦记忆，她的身后有一排难以回首的伤心脚印，她的内心有一种抹不去也放不下的原始而伟大的人性母爱。

此时是晚上八点多，马路两边的人明显地多了起来，附近零散租住